



琼瑶 著

浪·花

云·南·人·民·出·版·社

280333

中国小说资料

浪花

〔台湾〕琼瑶著

出版 云南省地质矿产局测绘队排版
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7.5 字数: 175,000

1985年6月第一版 1985年6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31,000

统一书号: 10116·1020

定价: 1.20元

三月的黄昏。

夕阳斜斜的从玻璃门外射了进来，在蓝色的地毯上投下一道淡淡的光带。“云涛画廊”的咖啡座上几乎都坐满了人，空气中弥漫着浓郁而香醇的咖啡味。夕阳在窗外闪烁，似乎并不影响这儿的客人们喁喁细语或高谈阔论，墙上挂满的油画也依旧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和批评。看样子，春天并不完全属于郊外的花季，也属于室内的温馨。贺俊之半隐在柜台的后面，斜倚在一张舒适的软椅中，带着份难以描叙的，近乎落寞的感觉，望着大厅里的人群，望着卡座上的情侣，望着那端盘端碗、川流不息的服务小姐们。他奇怪着，似乎人人兴高采烈，而他却独自消沉。事实上，他可能是最不该消沉的一个，不是吗？

“如果不能成为一个画家，最起码可以成为一个画商！如果不能成为一个艺术家，最起码可以成为一个鉴赏家！”

这是他多年以前就对自己说过的话。“艺术”要靠天才，不能完全靠狂热。年轻的时候，他就发现自己只有狂热而缺乏天才，他用了很长久的时间才强迫自己承认这一点。然后面对现实的去赚钱，经商，终于开了这家“云涛画廊”，不止卖画，也附带卖咖啡和西点，这是生意经。人类喜欢自命为骚人雅士，在一个画廊里喝咖啡，比在咖啡馆中喝咖啡更有情调。何况“云涛”确实布置得雅致而别出心裁，又不象一般咖啡馆那样黑蒙蒙暗沉沉。于是，自从去年开幕以来，这儿就门庭若市，成为

上流社会的聚集之所，不但咖啡座的生意好，画的生意也好，不论一张画标价多高，总是有人买。于是，画家们以在这儿卖画为荣，有钱的人以在这儿买画为乐。“云涛那儿卖的画嘛，总是第一流的！”这是很多人挂在嘴边的话。贺俊之，他没有成为画家，也没有成为艺术家，却成了一个很成功的，他自己所说的那个“最起码”！

“云涛”是成功了，钱也越赚越多，可是，这份“成功”却治疗不了贺俊之的孤寂和寥落。在内心深处，他感到自己越来越空泛，越来越虚浮，象一个氢气球，虚飘飘的悬在半空，那样不着边际的浮荡着，氢气球只有两种命运，一是破裂，一是泄气。他呢？将面临哪一种命运？他不知道。只依稀恍惚的感到，他那么迫切的想抓住什么，或被什么所抓住。气球下面总该有根绳子，绳子的尽头应该被抓得紧紧的。可是，有什么力量能抓住他呢？云涛？金钱？虚浮的成功？自己的“最起码”？还是那跟他生儿育女、同甘共苦了二十年的婉琳，或是年轻的子健与珮柔？不，不，这一切都抓不住他，他仍然在虚空里飘荡，将不知飘到何时何处为止。

这种感觉是难言的，也没有人能了解的。事实上，他觉得现代的人，有“感觉”的已经很少了，求“了解”更是荒谬！朋友们会说：

“贺俊之！你别贪得无厌吧！你还有什么不满足？成功的事业，贤慧的太太，优秀的儿女，你应有尽有！你已经占尽了人间的福气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如果连你都不满足，全世界就没有该满足的人了！”

是的，他应该满足。可是，“应该”是一回事，内心的感触却是另外一回事。“感觉”是一种抽象的东西，它不会和你讲道理。反正，现在，他的人虽然坐在热闹的“云涛”里，他

的精神却象个断了线的氢气球，在虚空中不着边际的飘荡。

电动门开了，又有新的客人进来了。他下意识的望着门口，忽然觉得眼前一亮。一个年轻的女人正走了进来，夕阳象一道探照灯，把她整个笼罩住。她穿着件深蓝色的套头毛衣，一条绣了小花的牛仔裤，披着一肩长发，满身的洒脱劲儿。那落日的余晖在她的发际镶了一条金边，当玻璃门阖上的一刹那，无数反射的光点象雨珠般在她肩上坠落——好一幅动人的画面！贺俊之深吸了口气！如果他是画家，他会捉住这一刹那。但是，他只是一个“最起码”！

那女人迳直对着柜台走过来了，她用手指轻敲着台面，对那正在煮咖啡的小李说：

“喂喂，你们的经理呢？”

“经理？”小李怔了一下：“哪一位经理？张经理吗？”

“不是，是叫贺俊之的那个！”

哦，贺俊之一愣，不自禁的从他那个半隐藏的角落里站了起来，望着面前这个女人；完全陌生的一张脸。一对闪亮的眼睛，挺直的鼻梁，和一张小巧的嘴。并不怎么美，只是，那眼底眉梢，有那么一股飘逸的韵味，使她整张脸都显得生动而明媚。应该是夕阳帮了她的忙，浴在金色的阳光下，她确实象个闪亮的发光体。

贺俊之走了过去。

“请问你有什么事？”他问，微笑着。“我就是贺俊之。”

“哦！”那女人扬了扬眉毛，有点儿惊讶。然后，她那对闪烁的眸子就毫无顾忌的对他从头到脚的掠了那么一眼。这一眼顶多只有两三秒钟，但是，贺俊之却感到了一阵灼灼逼人的力量，觉得这对眼光足以衡量出他的轻重。“很好，”她说：

“我就怕扑一个空。”

“贵姓？”他礼貌的问。

“我姓秦。”她笑了，嘴角向上一弯，竟有点儿嘲弄的味道。“你不会认得我，”她很快的说：“有人告诉我，你懂得画，也卖画。”

“我卖画是真的，懂得就不敢说了。”他说。

她紧紧的盯了他一眼，嘴角边的嘲弄更深了。

“你不懂得画，如何卖画？”她咄咄逼人的问。

“卖画并不一定需要懂得呀！”他失笑的说，对这女人有了一份好奇。

“那么，你如何去估价一幅画呢？”她再问。

“我不估价，”他微笑着摇摇头。“只有画家本人能对自己的画估价。”

她望着他，嘴边的嘲弄消失了。她的眼光深不可测。

“你这儿的画都是寄售的？”她扫了墙上的画一眼。

“是的，”他凝视她。“你想买画？”

她扬了扬眉毛，嘴角往上弯，嘲弄的意味又来了。

“正相反！”她说：“我想卖画！”

“哦！”他好惊奇。“画呢？”

“就在门外边！”她说：“如果你肯找一个人帮我搬一搬，你马上就可以看到了！”

“哦！”他更惊奇了。“小李！”他叫：“你去帮秦小姐把画搬进来！”他转向那女人。“你请到后面的一间小客厅里来，好吗？”

她跟着他，绕过柜台，走进后面的一间客厅里。这是间光线明亮，布置简单的房间，米色的地毯，棕色的沙发，和大大的落地长窗，垂着鹅黄色的窗帘。平时，贺俊之都在这房里会客，谈公事，和观赏画家们的新作。

小李捧了一大叠油画进来了，都只有画架和画布，没有配框子，大约有十张之多，大小尺寸都不一样。那位“秦小姐”望着画堆在桌上，她似乎忽然有些不安和犹豫，她抬起睫毛，看了看贺俊之，然后，她大踏步的走到桌边，拿起第一张画，下决心似的，把画竖在贺俊之的面前。

“贺先生，”她说：“不管你懂画还是不懂画，你只需要告诉我，你接不接受这样的画，在你的画廊里寄售。”

贺俊之站在那幅画的前面，顿时间，他呆住了。

那是一幅巨幅的画，整个画面，是一片浩瀚的海景图，用的是深蓝的色调，海浪在汹涌翻滚，卷着浪花，浪花的尽头接着天空，天空是灰暗的，堆积着暗淡的云层，没有阳光，没有飞鸟，海边，露着一点儿沙滩，沙滩上，有一段枯木，一段又老又朽又笨拙的枯木，好萧索，好寂寞，好孤独的躺在那儿，海浪半淹着它。可是，那枯木的枝丫间，竟嵌着一枝鲜艳欲滴的红玫瑰。那花瓣含苞半吐，带着一份动人心弦的艳丽。使那暗淡的画面，凭添了一种难言的力量，一种属于生命的，属于灵魂的，属于感情的力量。这个画家显然在捕捉一些东西，一些并不属于画，而属于生命的东西。“它”是一件令人震撼的作品！贺俊之紧紧的盯着这幅画，好久好久，他不能动，也不能说话，而陷在一种奇异的，感动的情绪里。半晌，他才在那画布角落上，看到一个签名：“雨秋”。

雨秋！这名字一落进他的眼帘，立即唤起他一个强烈的记忆。好几年前，他曾看过这个名字，在一幅也是让他难忘的画上。他沉吟的咬住嘴唇，是了，那是在杜峰的家里，他家墙上挂着一幅画，画面是个很老很老的乡下老太婆，额上堆满了层层叠叠的皱纹，面颊干瘪，牙齿脱落，背上背着很沉重的一个菜篮，压得她似乎已站不直身子；可是，她却在微笑，很幸福

很幸福的微笑着，眼光爱怜的看着她的脚下，在她脚下，是个好小好小的孩子，面孔胖嘟嘟的，红润润的，用小手牵着她的衣襟。这幅画的角落上，就是“雨秋”两个字。当时，他也曾震撼过。也曾讯问杜峰：

“谁是雨秋？”

“雨秋？”杜峰不经心的看了那幅画一眼。“是一个朋友的太太。怎样？画得很好吗？”

“画的本身倒也罢了，”他沉吟的望着那幅画。“我喜欢它的意境，这画家并不单纯在用她的笔来画，她似乎在用她的思想和感情来画。”

“雨秋吗？”杜峰笑笑。“她并不是一个画家。”

谈话仿佛到此就为止了，那天杜家的客人很多，没有第二个人注意过那张画。后来，他也没有再听杜峰谈过这个雨秋。事实上，杜峰在墙上挂张画是为了时髦，他自己根本不懂得画。没多久，杜峰家里那张画就不见了，换上了一张工笔花卉。当贺俊之问起的时候，杜峰说：

“大家都认为我在客厅挂一张丑老太婆是件很滑稽的事，所以我换了一张国画。你看这国画如何？”

贺俊之没有答话，他怀念那个丑老太婆，那些皱纹，和那个微笑。

而现在，“雨秋”这个名字又在他面前出现了。另一张画，另一张令人心灵悸动的作品。他慢慢的抬起眼睛来，望着那扶着画的女人，她正注视着他，他们的眼光接触了。那女人的黑眼珠深邃而沉着，她低声说：

“这幅画叫‘浪花’。”

“浪花？”他喃喃的重复了一句，再看看画。“是浪花，也是‘浪’和‘花’，这名字题得好，有双关的意味。”他凝

视那“秦小姐”；光洁的面颊，纤柔的下巴，好年轻，她当然不是“雨秋”。“朋友的太太”应该和他一样，是个中年人了。也只有中年人，才画得出这样的画，并不是指功力，而是指那种领悟力。“雨秋是谁？”他问：“你的朋友？母亲？”

她的睫毛闪了闪，一抹诧异掠过了她的面庞，然后，她微笑了起来。

“我就是雨秋，”她静静的说：“秦雨秋，本名本姓，本人。”

他瞪着她。

“怎么？”她不解的扬扬眉。“我不象会画画吗？”

“我只是——很意外。”他呐呐的说：“我以为雨秋是个中年人，你——太年轻。”

“年轻？”她爽然一笑。坦率的看着他。“你错了，贺先生，我并不年轻，不——”她侧了侧头，一绺长发飘坠在胸前，她把画放了下来。“不很年轻，我已经三十岁了，不折不扣，上个月才过的生日。”

他再瞪着她。奇异的女人！奇异的个性！奇异的天份！他从不知道也有女性这样坦白自己的年龄，但是，她看来只象个大学生，一个年轻而随便的大学生！她不该画出“浪花”这样的画，她不应该有那样深刻的感受。可是，当他再接触到那对静静的、深黝的眸子时，他知道了，她就是雨秋！一个奇异的，多变的，灵慧的女人！一个“不折不扣”的艺术家。

“你知道——”他说：“这并不是我第一次看到你的画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她凝视着他：“你在杜峰家里，看过我的一幅‘微笑’。听说，你认为那幅画还有点味道，所以，我敢把画带到你这儿来！怎么？”她紧盯着他，目光依旧灼灼逼人。

“你愿意卖这些画吗？我必须告诉你，这是我第一次卖画，我

从没想过要卖画为生，这只是我的娱乐和兴趣。但是，现在我需要钱用，画画是我唯一的技能，如果——”她又自嘲的微笑。“这能算是技能的话。所以，我决心卖画了。”她更深的望着他，低声的加了几句：“我自视很高，标价不会便宜，所以，接受它以前，你最好考虑一下。”咬咬嘴唇，她很快的加了两句：“但是，拒绝它以前，你最好也考虑一下，因为——我不大受得了被拒绝。”

贺俊之望着这个“雨秋”，他那样惊奇，那样意外，那样错愕……然后，一股失笑的感觉就从他心中油然而起，和这股感觉同时发生的，是一种叹赏，一种惊服，一种欣喜。这个雨秋，她率直得出人意表！

“让我再看看你其他的画好吗？”他说。站在桌边，他一张张的编阅着那些作品。雨秋斜倚在沙发上，沉吟的研究着他的表情。他仔细的看那些画，一张衰荷，在一片枯萎的荷田里，飘荡着残枝败叶及无根枯萍，却有一个嫩秧秧的小花苞在风中飘荡，标题竟是“生趣”。另一张寒云满天，一只小小的鸟在翱翔着，标题是“自由”。再一张街头夜景，一条好长好长的长街，一排路灯，亮着昏黄的光线，没有街车，没有路人，只在街的尽头，有个小孩子在踽踽独行，标题是“路”。他一张张翻下去，越看越惊奇，越看越激动。他发现了，雨秋迫切想抓住的，竟是“生命”本身，放下了画，他慢慢的抬起头来，深深的看着雨秋。

“我接受了它们！”他说。

她深思的看着他。

“是因为你喜欢这些画呢？还是因为我受不了拒绝？”她问。

“是因为我喜欢你的画，”他清晰的说：“也是因为你受

不了拒绝！”

“哈！”她笑了起来，这笑容一漾开，她那张多变化的脸就顿时显得开朗而明快，“你很有趣，”她热烈的说：“杜峰应该早些介绍我认识你！”

“原来是杜峰介绍你来的，为什么不早说？”

“你并不是卖杜峰的面子而接受我这些画的，是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那么，”她笑容可掬。“提他干嘛？”

“哈，”这回轮到他笑了。“你很有趣，”他故意重复她的话。“杜峰真应该早些介绍我认识你！”

她大笑了起来，毫无拘束，毫无羞涩，毫无造作的笑，这使他也不由自主的跟着笑。这样一笑，一层和谐的、亲切的感觉就在两人之间漾开，贺俊之竟感到，他们象是认识了已经很多年很多年了。

笑完了，贺俊之望着她。

“你必须了解，卖画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，你的画能不能受欢迎，是谁也无法预卜的事。”

“我了解。”她说，斜倚在沙发里，用手指绕着垂在胸前的长发。她的脸色一下子郑重了起来。“可是，如果你能欣赏这些画，别人也能！”

“你很有信心。”他说。

“我说过，我很自傲。”她抬起眼睛来，望着他。“我是靠信心和自傲来活着的，但是，信心和自傲不能换得生活的必需品，现实比什么都可怕，没有面包，仅有信心和自傲是没有用的，所以，我的画就成为了商品。”

“我记得——”他沉吟着：“你应该有人供养你的生活，我是指——”

“我的丈夫？”她接口说：“那已经是过去式了，我离婚了，一个独身的女人，要生活是很难的，你知道。”

“抱歉，我不知道你已经离婚。”

“没有什么好抱歉的，”她洒脱的耸耸肩。“错误的结合，耽误两个人的青春，有什么意义？我丈夫要一个贤妻良母，能持家，能下厨房的妻子，我拿他的衬衫擦了画笔，又用洗笔的松节油炒菜给他吃，差点没把他毒死，他说在我莫名其妙的把他弄死之前，还是离我远远的好些，我完全同意。不怪他，我实在不是个好妻子。”

他笑了。

“你夸大其辞，”他说：“你不会那样糊涂。”

她也笑了。

“我确实夸大其辞。”她坦白的承认。“我既没有用他的衬衫擦画笔，也没有用松节油毒他，但是，我不是个好妻子却是真的，我太沉迷于梦想、自由、和绘画，他实在受不了我，因此，他离我而去，解脱了他，也解脱了我。他说，他是劫难已满。”她笑笑，手指继续绕着头发，她的手指纤细、灵巧、而修长。“你瞧，我把我的事情都告诉你！”

“你的父母呢？”他忍不住往下探索。“他们不会忍心让你生活困难的吧？”

“父母？”她蹙蹙眉头。“他们说我是怪物，是叛逆，是精神病，当我要结婚的时候，父母都反对，他们说，如果我嫁给那个混球，他们就和我断绝关系，我说恋爱自由，婚姻自主，我嫁定了混球。结婚后，父母又都接受了那个混球，而且颇为喜欢他。等我要离婚的时候，他们又说，如果我和这个优秀青年离婚，他们就和我断绝关系。我说我和这个优秀青年生活在一起，等于慢性自杀，于是，我离了婚。所以，父母和我断绝

了两次关系。我不懂……”她蹙眉深思。“到底是我有问题，还是父母有问题？而且，我到现在也没闹清楚，我那个丈夫，到底是混球，还是优秀青年！”

他再一次失笑。

“你的故事都很特别。”他说。

“真特别吗？”她问，深沉的看着他。“你不觉得，这就是人类的故事吗？人有两种，一种随波逐流，平平稳稳的活下去就够了，于是，他是正常的，正常的婚姻，正常的职业，正常的生活，正常的老，正常的死。另一种人，是命运的挑战者，永远和自己的命运作对，追求灵魂深处的真与美，于是，他就一切反常，爱的时候爱得要死，不爱的时候不肯装模作样，他忠于自己，而成了与众不同。”她顿了顿，眼睛闪着光，盯着他。“你是第一种人，我是第二种。可是，第一种人并不是真正幸福的人！”

他一震，蹙起眉头，他迎视着她的目光，这是怎样的一个女人，她已经看穿了他，一直看进他灵魂深处里去了。深吸了一口气，他说：

“你或者对，但是，第二种人，也并不是真正幸福的人！”

她愣了愣，惊愕而感动。

“是的，”她低低的说：“你很对。我们谁都不知道，人类真正的幸福在什么地方？也都不知道，哪一种人是真正幸福的。因为，心灵的空虚——好象是永无止境的。”她忽然跳了起来，把长发往脑后用力一甩，大声说：“天知道，我怎么会和你谈了这么多，我要走了！”

“慢一点！”他喊：“留下你的地址、电话，还有，你的画——你还没有标价。”

“我的画，”她怔了片刻。“它们对我而言，都是无价之

宝，既然成了商品，随你标价吧！”她飘然欲去。

“慢一点，你的地址呢？”

她停住，留下了地址和电话。

“卖掉了，马上通知我，”她微笑着说。“卖不掉，让它挂着，如果结蜘蛛网了，我会自动把它搬回去的！”她又转身欲去。

“慢一点，”他再喊。

“怎么？还有什么手续要办吗？”她问。

“是的，”他咬咬嘴唇：“我要开收据给你！”

“免了吧！”她潇洒的一转身。“完全不需要，我信任你！”

“慢一点，”他又喊。

她站着，深思的看着他。

“我能不能——”他嗫嚅着：“请你吃晚饭？”

她望了他好一会儿，然后，她折回来，坐回沙发上。

“牛排？”她扬着眉问：“‘小统一’的牛排，我闻名已久，只是吃不起。”

“牛排！”他热烈的笑着：“‘小统一’的牛排，我马上打电话订位。在吃牛排以前，你应该享受一下‘云涛’著名的咖啡。”

她微笑着，深靠进沙发里。窗外的暮色已经很浓很浓了，是一个美好的，春天的黄昏。

二

这天早上，“云涛”刚刚卷起了铁栅，开始营业，就有一个少女直冲了进来。云涛早上的生意一向清淡，九点半钟开门，常常到十点多钟才有两三个客人，因此，这少女的出现是颇引人注目的。子健正在一个角落的卡座上念他的《心理学》。一早跑到云涛来念书是他最近的习惯，躲开母亲善意的唠叨，躲开张妈那份过份的“营养早餐”。而安闲的坐在云涛里，喝一杯咖啡，吃两个煎蛋和一片吐司，够了。清晨的云涛静谧而清幽，即使不看书，坐在那儿沉思都是好的。他佩服父亲有这种灵感，来开设“云涛”。父亲不是个平凡的商人，正象他不是个平凡的父亲一样。他沉坐在那儿，研究着人类“心理”的奥秘，这少女的出现打断了他的阅读及沉思。

一件红色的紧身毛衣，裹着一个纤小而成熟的身子。一条黑色的、短短的迷你裙，露出两条修长的腿，宽腰带拦腰而系，腰带是红橙黄绿蓝靛紫各色都有，系在那儿象一条彩虹，使那小小的腰肢显得更加不盈一握。脚上，一双红色的长统靴，两边饰着一排亮扣子。说不出的洒脱，说不出的青春，她直冲进来，眼光四面八方的巡视着。子健情不自己，一声口哨就冲口而出，那女孩迅速的掉头望着他，子健一阵发昏，只觉得两道如电炬，如火焰般的眼光，对他直射过来，看得他心中怦然乱跳。那女孩撇了撇嘴，不屑的把头转向一边，自言自语的说：

“小太保！”

小太保？子健心里的反感一下子冒了起来，生平还没被人骂过是小太保，今天算开了张了。小太保！他瞪着那女孩，看她那身打扮，那份目中无人的样子，她才是个小太妹呢！于是，他用手托着下巴，立即接了一句：

“小太妹！”

那女孩一愣，立刻，她象阵旋风般卷到他的面前，在他桌前一站，她大声说：

“你在骂谁？”

“你在骂谁？”他反问。

“我自言自语，关你什么事？”她挑着眉，瞪着眼，小鼻头翘翘的，小嘴巴也翘翘的。天哪，原来一个漂亮的女孩子，连生起气来都是美丽的。子健不自禁的软化在她那澄澈的眼光下，他微笑了起来。

“我也是自言自语呀！怎么，只许你自言自语，不许我自言自语？”

她瞪着他，然后，她紧绷着的脸就有些绷不住了，接着，她的神情一松，噗哧一声就笑了起来，她这一笑，象是一阵春风的掠过，象朝阳初射的那第一道光芒，明亮，和煦，而动人。子健按捺不住，也跟着笑了起来。友谊，在年轻人之间，似乎是极容易建立的。女孩笑完了，打量着他，说：

“我叫戴晓妍，你呢？”

他拿起桌上的一张纸，写下自己的名字“贺子健”，推到她的面前，微笑的说：

“戴小研？大小的小？研究的研？你父母一定希望你做一个小研究家。”

“胡说！”她坐下来，提起笔，也写下自己的名字“戴晓妍”，推到他的面前。他注视着那名字，说：

“清晓最妍丽的颜色，你是一朵早上的花！”

“算了，算了，算了！”她一叠连声的说：“什么早上的花，麻死了！我是早晨天空的颜色，如果你看过早晨天空的颜色，你就知道为什么用这个妍字了。”

“太阳出来之前？”他问：“天空的颜色会象你那条腰带，五颜六色，而且灿烂夺目。”

“你很会说话。”她伸手取过他正看着的书，对封面望了望，她翻了翻白眼。“天！《普通心理学》！你准是T大的，只有T大的学生，又骄傲，又调皮，偏又爱念书！”她扬起眉毛：“T大心理系，对吗？”

“错了！”他说：“T大经济系！”

“学经济？”她把眼睛眉毛都挤到一堆去了。“那么，你看心理学干嘛？”

“小研一下。”他说。

“什么？”她问：“你叫我的名字干嘛？”

“我没叫你的名字，我说我在小小的研究一下。”

“哼！”她打鼻子里哼了一声，斜睨着他。“标准的T大型，就会卖弄小聪明。”

“大聪明。”他说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说我有大聪明，还来不及卖弄呢！”他笑着说，伸手叫来服务小姐。“戴晓妍，我请你喝杯咖啡，不反对吧？”

“反对！”她很快的说：“我自己请我自己。”她翻弄着手中的一本册子，子健这才发现她手里拿着一本琴谱。她翻了半天琴谱，好不容易从中间找出一张十元的钞票，她有些犹疑的说：“喂，贺子健，你知不知道这儿的咖啡是多少钱一杯呀？我这十块钱还要派别的用场呢，算了！”她跳起来：“我不喝